

● 珊 泉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

# 文明世界的 奇异故事

WEN MING SHI JIE DE QI YI GU SHI  
WEN MING SHI JIE DE QI YI GU SHI  
WEN MING SHI JIE DE QI YI GU SHI  
WEN MING SHI JIE DE QI YI GU SHI  
WEN MING SHI JIE DE QI YI GU SHI



## 文明世界的奇异故事

珊 泉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169千字

1991年4月第2版 1991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

ISBN 7—5378—0430—3

1·408 定价：4.00元

## 内 容 提 要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部风格独特的中篇小说集呈现给你的正是几则或许你闻所未闻的奇异故事。

一位学者为了解开风靡世界的喜马拉雅山“雪人”之谜，竟遭“雪人”的报复，几遇不测；一位女大学生与能跋山涉水的“死尸”竟生出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嫦娥奔月的优美神话，与外星人竟有某种意想不到的联系……

题材新颖，手法别致。看似离奇，实则可信。是一本趣味性，思想性俱佳的作品。

## 目 录

雪人传奇.....	( 1 )
神功奇女.....	( 55 )
狼孩之死.....	( 111 )
嫦娥也许是这样奔月的.....	( 143 )
人·猿·鱼.....	( 161 )
行尸之谜.....	( 187 )
文明世界的奇异故事.....	( 214 )
1. 智慧药水.....	( 214 )
2. 假面.....	( 222 )
3. “美丽窗”.....	( 229 )
4. 幻影审判.....	( 236 )
5. 生命之光.....	( 248 )

# “雪人”传奇

## 一、探险家故地

我乘着单人旅行气垫车，在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冰山雪原上急驶。我的目的地是103号哨所。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我将要在这里进行考察研究工作。

上了一道冰坡，我准备休息休息。我把车停在一个背风处，用手捂了捂被吹得又麻又疼的脸颊，一边喝着保温壶的水，一边四处眺望。我面前，是这一带山区特有的奇特景象：透过青濛濛的云雾，还可以看到山脚下那茂密的亚热带森林，甚至草甸子上黄灿灿的野花还依稀可辨，而这里，已经是亘古积雪的不毛之地了。那晶莹剔透、奇瑰峻拔的冰川冰柱，象是水晶雕刻的巨大怪兽，参差耸立在山北坡；南边坡上，雪比较薄，迎风的地方，还不时裸露出黑灰色的岩石；一条小河，从冰川的夹缝中蜿蜒流下，夹着冰块，撞击着时冻时消的河床，发出叮咚悦耳的响声。

突然，我注意到，在前面不远的一片雪地上，有一串不寻常的足迹，我走过去细看，只见它的形状和人的足迹相似，但要宽大出近两倍，五趾叉开着，尤其大脚趾，古怪地

伸向一边。——这是我在教科书上看惯的足迹。

“雪人！”我不禁兴奋地叫出声来。这毕竟是我第一次见到真迹，而今后，我就要天天和它们打交道了。一刹那间，我在十几岁就读熟了的、两位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探险家写下的一段记录，象闪电一样跳到我脑海里：

“……我们举着望远镜，环望着积雪的高原，忽然，我们看到在远处的冰梁上，有一个深褐色的人影在晃动，他似乎是背朝着我们走，佝偻着腰，臂长腿短，显得笨手笨脚。

“‘追！’我和戴靳斯撑起滑雪板，向那人冲去。须知，在这终年积雪的世界屋脊上，遇上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

“越来越近了，那人个子很高，头颈歪向一边，肩上扛着一块什么东西。我和戴靳斯向他打招呼：‘呵——喂！’

“就在这一刹那，他猛地向我们这里扭过头来。呵！顿时，我们惊呆了！我们竟看到了这样一张可怕的面孔，简直不堪设想：他几乎没有下颌，前额后倾，眼睛象两只黑窟窿，两个翻起的鼻孔，夹着一个肉球似的鼻头，嘴部突起，阔大的嘴唇翻成近四方形，更要紧的是，它全身没有穿什么衣服，而是长满了深棕色的长毛。还没有等我们再仔细端详，它立即掉转头，向北奔逃。呵！想不到，那庞大笨重的躯体在冰峰雪野之上，竟快得如风行电掣。

“它穿过谷地，爬上一座山梁，这一下，我们的滑雪板发挥不了作用了。待我们一步步攀上去，那怪物早已不见踪影。只见前面横着一条半解冻的冰河，不宽，有三米左右浅浅的流水，夹着浮动的冰块。

“‘那是什么？’戴靳斯指着西边嚷道。我们过去一看，只见冰河河床里有一个桌子大小的石块，石块上放着一

块黑红黑红的东西。呵！竟是一只死的小羚羊。那只羚羊的耳朵和一条后腿，被什么猛兽撕去了，肚子也被撕开，拖着血肉模糊的一团内脏，不过已经完全冻硬了。

“无疑，这就是刚才那个怪物扛着的那个东西，看来它为了更快逃避我们的追逐，不得不把自己的猎物抛弃。

“这是一个什么怪物呢？是某些原始的丑陋的土著人吗？不！从眼前这只羚羊尸体上留下的清楚的一道道爪痕和牙印，可以判定这完全是一种茹毛饮血没有任何文明教化的野兽，那么是熊吗？不！熊在奔跑时是四蹄并用，不会象它这样直立狂奔。

“它很可能是一种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介乎人类和野兽之间的奇异动物。我和戴靳斯踌躇了半天，最后才定下一个名字，叫它作：‘喜马拉雅——耶提——雪人’……”

回忆起这两位探险家的记录，我笑了。毫无疑问，我目前正站在他们当年遭遇怪物的现场。不过，在今天，他们曾感到迷惑不解的东西，现在已经基本弄清了。二十世纪中叶，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这一带的奇异动物采取了保护的方法，主动迁移了当地居住的人民，还有意识地向雪人提供一些食品，经过长期坚持努力，这一地区的“雪人”群落得到了繁生发展。据报告，现在它们已经是边境线上战士们的常客，冰山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它们成群结队的行迹，甚至不避讳人。现在我眼前的足迹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关于“雪人”的起源特性，我国的古人类研究人员也做出了较详尽深入的研究、探索，这里特别要提及我的老师——古人类学家何伟然教授，他提出了“雪人”起源的一整

套假说，在国际学术界都颇受重视。

记得三年前，何教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他的精神分外振奋，他把鼻梁上的眼镜扶了扶，然后把两个指头弄起来向上一指，说道：“注意”——这是他对学生们强调要点的时候的习惯动作。他说：“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雪人完全不是什么怪物，而是一种特别的类人猿，很可能是从已经绝种的巨猿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幸存的分支，是一种活化石。”

随着何教授的讲述，我们面前出现了距今几千万年前地球上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灾变：

当时，正是地质上所讲的新生代第二纪，喜马拉雅——帕米尔地区也和地球上其它地区一样，地势平缓，气候温和，到处是古木参天，藤萝盘错。古猿，是这里的主人，它们，有的用四脚在树上攀援、追逐，有的吊在空中，用臂抓着树枝飞快地行走。巨猿是猿群中的巨人——肥硕的脑袋、二百多斤的躯体，使他们无法立行，只好迈着蹒跚的脚步在地下爬行，偶尔立起身来采取树枝上的野果、树叶，有时也向鸟巢和鼠洞发起进攻。繁茂的原始森林确实为它们提供了“食来伸手”的方便。

然而，灾难降临了。第三纪末，由于印度大陆板块向欧亚大陆的漂移，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了。岩层急速褶皱、叠起，几千米的高峰横空出世，气候突然变冷，森林一片片相继毁灭，森林里的动物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当寒夜来临，猿群发出了阵阵哀鸣，为了争夺越来越少的食物，古猿和其它动物、古猿和古猿之间发生了残酷的生存竞争，终于无法抵御自然的风霜雪雨，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



当然，也有与自然斗争胜利的佼佼者，有一些古猿南迁北移，逐步适应了新的环境，成为后来人类和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巨猿，由于它的笨重不能远离，但由于它的强壮又利于抵御外侮进行生存竞争，所以在这纷纷乱世，竟能苟延残喘多活了一段。最后，大部分也终于绝灭了。但是，在喜马拉雅山的西部、南部部分地区，由于特殊的地形特点，有少数森林居然在沟壑里保存下来，这里的巨猿也开始适应了新的气候环境。深山里的冰窟、岩洞，成为它们的巢穴，森林里的小动物又给了它们食物，于是这些幸存的巨猿后代顽强地活下来了。几百万年的漫长岁月，使它们的外形面貌更加特化：深褐色的毛更长，尖牙利爪更锋利，它们学会了直立行走，脚掌变宽，并长出了硬胼，使它们在冰天雪地里行走，象旋风一样快。它们就是后来英、苏探险家们看到的“雪人”。

“注意！”记得何教授讲到这里又一次提高了声音，“所谓‘雪人’，严格地讲应当叫做‘雪猿’。它们和大猩猩、黑猩猩、长臂猿之类一样，是人类的姑表兄弟，但绝不是人。大家知道；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自觉地制作工具，而从我们现在掌握的‘雪人’资料看，它们猎取食物顶多会用牙咬爪撕，不会制造任何最粗笨的工具，说明它们只能适应环境，不能有意识地改造环境。当然，雪猿和其它的类人猿比较，还有很多特殊的地方，这些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亲自到帕米尔、喜马拉雅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那以后，我相信会获得更丰富的材料。”说着，何教授眼里射出异样的光彩。——他热爱自己的事业，每当谈到类人猿的“庞戈”“恩济科”“曼特立儿”这类

古怪的译名的时候，他也总是这样兴致勃勃。

就在何教授讲完这次课以后两个月，他如愿以偿了：上级批准他去喜马拉雅帕米尔山区进行“雪人”考察。临走，我们几个热衷于此类研究的学生，一直把他送到站台上。何教授那一天西装革履、容光焕发，不象是去参加考察，倒象是去举行婚礼。

以后，我们接连收到他的来信，信文总是那样充满热情：“我现在终日在滑雪板上生活，追踪雪人，我已经不是你们熟悉的眼镜先生，而是来去无踪的雪上大侠了。……”还有：“……这里的羚羊肉味道不错，赛过‘东来顺’的涮锅子，难怪雪人爱吃它。……”在讲到关于雪人研究的新收获时，他强调指出：“我发现，雪人有着它们萌芽状态的语言，它们在成群猎取食物的时候，有某种类似人类劳动中的某些分工。甚至，我发现有些雪人的偶然举动，超出了一般类人猿的智力水平。这样，我对当初自己在课堂上的结论也表示怀疑了：雪人究竟应划为猿类？还是应划于处于蒙昧状态的人？这就是我现在收集材料力图解决的问题。”

说实话，何教授写回的每一封信都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尤其他提出的这个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搞清楚了，那将要轰动全球学术界，对于传统的古人类学理论，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这是科学上的一件大事。于是，在我大学毕业后，成为留校研究生，就毅然选定了“雪人”这个研究题目。经过领导批准，让我也来喜马拉雅——帕米尔高原参加“雪人”考察，替换何教授原来的助手。那个助手因不适应高原气候，已经回到了北京。

我有意识没有事先告知教授来的新助手是我，想让他意

外地高兴一下。

现在，这场惊喜的会面就在眼前了！我眼前出现了何教授那瘦条瘦条的身影，宽阔的前额，稀疏的花白头发，和那黑色的宽边眼镜……

## 二、飞来横祸

“干什么的！”一声尖锐、严厉的呼喊把我从思绪里惊醒。我带着突兀而起的卜卜心跳，抬起头，只见我面前站着一个人威风凛凛的骑马小战士，马是当地特有的高原雪行马，红鬃白鼻，四蹄上有白毛。战士很年轻，他看来二十岁还不到，那一张红润的圆圆脸上，鼻子、眼睛还带着稚气，穿一身崭新的棉军服，双手紧握自动枪，警惕、戒备的神气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我立即意识到这里是边境地区，战士对我这样是有理由的。

“小同志，你好。”我和缓地笑着打招呼，随即把身上所带的所有证件都递给他。他扳着面孔认真看了看，立即眼一眯，鼻孔一扇动，露出他那毛头小伙子的本相来，他笑了，说：“噢！是北大的老林同志，嗨！早上接到通知了。我代表哨所全体战士和帕米尔的崇山峻岭欢迎您。我叫黄建刚，你叫我小黄就是。”

说着，他把证件还给我，跳下马，顺马肋上拍了一下，说：“你先回去报个信儿”！那马听话地“得、得”向东北方向跑去。小黄自己跳到我的气垫车上，我们发动了机器，一边走，一边谈。

“走吧！小林教授。”他见我年龄不大改变了称呼，

“到我们哨所的临时实验室去，何教授就住在那里，何教授是我的朋友，嘻嘻，不过，他现在不在家，他上山找毛猴子去了。”

“毛猴子？”我惊诧地问。

“就是雪人呵！”小黄解释道，“我们梁排长就这样称呼它们，所以哨所的人都这么叫。”

也许我是研究雪人的缘故，对雪人得到“毛猴子”这个不雅的绰号感到不大舒服，但我没有表现出来，随口问：“请问，这种称呼是褒意还是贬意？”

“这可难说了！”小黄故意摆出一副老学究的面孔，摸了摸嘴唇上面并不存在的“胡子”说：“应当说各具千秋，比如我本人，对这帮毛猴子，倒是满有兴趣，何教授经常教我些这方面的知识，我甚至想复员以后去专门学这方面的专业。当然今后您也是我的老师。至于我们梁排长，”他挤挤眼睛，“他对我们研究毛猴子可不大感兴趣。”

“为什么？”我有些诧异，“战士学科学知识是件好事呵！”

“咳！”小黄体谅地耸耸眉毛。“他有他的难处，他是哨所的领导呵！小林教授，您可别误会，梁排长可是个好样的，就是有点……那个，凶！厉害！……哎，哨所到了，您马上就要见到他了……”说着，他一吐舌头，赶快用手揪揪衣襟，整整风纪扣，好象要过一个什么关。

我看到，前面的冰坡上，耸立着一幢精巧的灰色混凝土建筑，连环拱形的房顶，带着全钢玻璃了望窗的新式岗楼，看上去实用美观、别有情趣。

我们下了车，走进房屋，迎面扑来一团热气，房内陈设

简单而整洁，桌前站着一个小个子的军人，我猜想他可能就是那位“梁排长”。他有三十来岁，面容消瘦，脸盘长长的，鼻子尖尖的，眼窝稍稍凹陷，颧骨突出，嘴唇薄薄的，眉头微蹙着，他的神情给人一种过分严肃的感觉，甚至有些尖刻。听到小黄的报告，他笑了，握握我的手说：“欢迎您！”连他的笑容里也仿佛带着几分严峻。所以，我坐在简陋而舒适的沙发上，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拘谨。

梁排长从壁橱里给我拿出饮料和糖果，下令小黄去找何教授。随即老练地对我说：“毫无疑问，你来的目的也是为了那帮雪人。”

“是的。”我有意想说句笑话，活跃一下气氛，“或者拿您的话说是为了‘毛猴子’。”

他果然笑了，“哈，这是小黄告你的吧！这个多嘴的，他根本不适于做保密工作。坦率地说，我对你们的毛猴子之类确实不大感兴趣。您知道，这里是边境哨所，我们有许多警戒方面的任务。别的哨所在和我们搞评比，而我们这里，却又偏偏有这么一批毛……不，雪人。他们是什么重点生物保护对象，它们在我们的防区内横冲直撞，留下了许多粪便呵、脚迹呵，给我们巡逻、查缉，包括电子扫描仪器都带来许多的麻烦，但我们不能生气，还得处处谦让它们，躲避它们，还要定期给它们发散什么生肉块啦、水果啦，长此以来，已经把它们惯坏了，它们有时竟然跑到我们哨所的房前大模大样拿我们食堂晒的干菜，活捉我们饲养的山羊，甚至恶作剧，向我们的哨兵扔冰块、石头。我想总有一天，它们会敲开我的门，问我要雪茄烟抽……”

我打断了他这段牢骚满腹的话，解释说：“是的，排

长，是要有些麻烦，但这是完全必要的，它们是一批绝种奇异动物的活化石，是无价之宝，为了科学……”

“科学！”排长微笑着反唇相讥，“对的，对的，现在是科学世界，什么问题都可以成为科学，从研究食品烹调到研究粪便里的大肠杆菌……”

“这和大肠杆菌没关系。”我终于有些被激怒了，做为科学工作者，简直无法容忍别人用这种鄙夷的口气议论自己的专业。我几乎语无伦次地辩解道：“古人类学是一门极其重要的学科，它研究人类本身的进化，你，你怎么可以想象？人，有几十万年文明史的大自然主人，竟不了解自己的祖宗……”

“但这并不妨碍我象老祖宗一样吃饭，绝不会喂到自己的鼻孔里去，啊？哈哈哈哈哈——”他望着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那神情，象有些顽皮的孩子恶作剧以后，为自己激怒了别人而感到洋洋得意。这一刹那间，我才明白他刚才的话是在开玩笑。呵！这位严厉的排长性格上竟也有这么诙谐风趣的一面！我不知所措，也谅解地跟着他笑起来。

他好容易才止住笑，热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放心吧，小林同志，我们边防站会全力支持您的考察工作。我看出来了！”他用手指点点我的鼻子，“你和你的老师何教授一样，固执得厉害！”

我也开玩笑地说：“没办法呵，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又笑了一阵，梁排长渐渐又恢复了刚见面时的那种严肃，他叮咛我说：“不管怎样，你们的行动必须通过我们边防委员会的批准，当然也包括我这个委员的命令。”

我点点头：“当然。”

梁排长耸耸肩：“我并不信任你的这个许诺，要看行动。因为我懂你们科学家，一旦发了你们的‘科学狂’，是不顾一切的。比如你们教授，当初他也应诺得很好，可是结果怎样呢？这几天他助手不在，我说让他停止几天，可是他大喊大叫，非要出去追踪雪人，我说不让他穿滑雪板去，他一定要穿，硬说如果乘两栖车观察不到雪人近处的活动……”

我有个疑问，插嘴道：“什么什么？为什么不能穿滑雪板？”

梁排长解释道：“我也不大清楚，但这是当地迁走的老百姓说的，他们说雪人有一个奇怪的癖性，一见穿滑雪板的人就会和他拼命。”

“是吗？”我惊异地问，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雪人的这种可怕的怪癖，而且我记得教授信上总是说他穿滑雪板的，我再一次问，“这得到证实了吗？”

“暂时还没有。”排长摊摊手，“何教授很固执，他不相信这些传言，每天穿着汽动滑雪板在冰原上走来走去，还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但我们边防站，总要为考察者的安全负责。”

我长长松了一口气，说：“也许，老乡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讹传。”

这时，门突然被人“嘭”地一声撞开了，全付武装的小黄站在门口，我刚为这个孩子似的小战士怎么会有这样莽撞的举止而诧异，却立即被他的异样的情态惊呆了：他几乎是脸如土色，眼光带着惶恐，身上许多地方沾着雪和土，好象是连滚带爬回来的。他喘着气，结结巴巴地叫：“排、排长，你，你……（他看了我一眼）你出来一下。”

梁排长猛然站起来，跟着他出门去。我追到门口向外一望，只见外边还站着几个战士，神态完全和小黄一样。梁排长一出门和他们聚在一起低声谈了几句。就见梁排长眉头一拧，脸色刷地变得铁青。我立即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件。我急忙迎上去，问：“排长，怎么……”

排长怔了一下，终于向我说出了晴天霹雳一般的几个字：“何教授牺牲了！”

“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你说什么？”

“初步印象：何教授被雪人伤害了，在3号冰峰……”排长再来不及说什么，便领我们乘上一辆停在那里的气垫两栖车。脚底一阵白茫茫的雪雾飞扬，我们来到了3号冰峰顶。

眼前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雪地上一大片凌乱的“雪人”足迹，还有杂乱的被拖磨、践滚的痕迹，记载着刚刚发生过的生死搏斗，被踏实的雪地中间，醒目地淌着一片殷红的、已经冻结的血迹，何教授的遗体僵卧在血泊里，他浑身的衣衫已被撕拽成碎布条，颜面和身上外露的皮肉都被雪人的尖锐的利爪撕烂，面目不可辨认，寒风，夹着冰凌、碎雪，吹起了教授的衣襟和蓬松的乱发，凄凉而恐怖。

我望着这一切，浑身颤抖着，直至现在，我还不愿相信这是事实。然而，它却实实在在是冷酷的现实。

梁排长带着痛苦而又内疚的神色，强作冷静地指挥着战士们拍摄现场照片。

小黄向我讲述着他们发现现场的经过：他奉命骑着马来寻找何教授，刚到R107哨位，就从那里的测遥“声纳”中



收听到一种古怪的声音，这是平时很少出现的、几十个“雪人”齐声发出的凄泣的鸣叫，听起来声音似乎是：“乌哇——鲁！”随即又传来一声枪响，这是何教授身上带的报警枪声。他们立即乘全天候气垫车赶到了3号冰峰，然而已经晚了，教授的颈部动脉被撕咬断，在十几分钟前丧了命，雪人也已踪迹全无，他身边只有东一只、西一只抛着那副机动滑雪板。……小黄说着说着，泣不成声，索性用手抹着眼泪哭起来。

梁排长把那副滑雪板递给我看，那副滑雪板机动装置没有出毛病，只是燃料光了。显然，教授迷恋于科学研究，竟忘记添加燃料，因此而丧了命。雪人并不会破坏机器，只是在机器绿色的金属漆面上留下一道道爪撕牙咬的印痕。它们毕竟是野兽啊！

“祸事是由滑雪板引起的。”梁排长沉痛地判断道：“事实证明了老乡们的忠告。”

我没有说话，但我并不相信这个结论，雪人何以对滑雪板如此深恶痛绝呢？为了发现新的蛛丝马迹，我压抑着心头的悲痛，又一次仔细地检查现场。

在检查何教授遗体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右手食指上沾着一小片墨迹，在离他不到一米的雪中找到一支打开帽的钢笔，显然是教授在刚做记录的时候遭到突然袭击，那么记录本呢？经过好大周折，终于在十多米外一个冰逢里找到了。这是一个小小的64开的活页塑料皮本，完全可以认定，是教授有意扔出去的。看来，教授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保持着一个科学家的清醒的头脑，在他受到致命伤时，为了保护这一点科学资料，他竭尽全力作了这一掷。幸亏这样，须知